

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 X 冯永锋 著

冯永锋 著



别给环保一点机会

——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

冯永锋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书汇编了关于致力环境保护工作的一群普通人的报道文章。作者将他们誉为青草，希望读者通过这些文章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他们身体里奔流的血液，他们血液里融化的思想，他们思想所转化出来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美化、进化、暖化和良化。

读者对象：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的广大社会公众。

责任编辑：龙 文

责任出版：卢运霞

特约编辑：沈 明

装帧设计：李会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给环保一点机会：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冯永锋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130-1188-4

I．①别… II．①冯… III．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7870号

别给环保一点机会：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

Biegei Huanbao Yidian Jihui:

Minjian Huanbao Dachengjiuzhe Yanxinglu

冯永锋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23

印 刷：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字 数：320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longwen@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20

印 次：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ISBN 978-7-5130-1188-4 / I · 210 (4055)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出版前记	1
代前言一：悼念梁从诫，悼念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3
代前言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自闭症”	6
苗玉坤：“中国第一男人”的治沙故事	11
欧阳荣宗和扎巴多杰：梦断可可西里	29
宝音达来、毕力格图、周维：三个人孤独的草原	45
沈尤：接连“打酱油”的鸟专家	61
李鹏：护树英雄的“地方保护情结”	77
哈希·扎西多杰：从家乡寻找“环保灵感”	91
章志标：农民是更坚定的环保者	113
张峻峰：化“苦水”为“乐水”	127
杨勇：为谁找水为谁忙	145
刘德天：环保老树要发新枝	165
任增颖：黄河口的“神仙姐姐”	181
刘福堂：谁破坏海南我跟谁急	197

柴尔红：“藏水思想家”的小试验 213

吴柱：可可西里记录者..... 229

马天南：不符合标准的环保领袖 243

李理：保护给了我创作灵感，反之亦然..... 257

毛达：环保处处是空白..... 271

李庆禄、杨有宽：两个狭路相逢的“环保探秘者” 285

后记一：“社会组织”的敌人不是政府..... 302

后记二：环保组织的想象力与胆识 307

【出版前记】

为什么要写这些草

每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想写些什么。

每当我写些什么的时候，我所有的欲望都会消失净尽，我的面前只有即将出生入死的那些文字。

我有时候会开玩笑地和朋友们说，我只会写东西。这话的意思是，我想把我此生能够想到的所有文字，都凝聚成形，提炼出来。

这世界上值得做的事非常多，而我很奇怪地撞入了民间环境保护领域。我心里很清楚，中国环境保护的唯一希望，就是民众的参与。没有民众的参与，一切都是假戏。

这世界上值得写的人非常多，而我总是一选再选，选择了浑身上下都是草的那些人。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无论你俯视平视正视斜视仰视，也无论你忽视蔑视鄙视歧视珍视重视礼视迷视，这些人都不是树。他们脚踩大地，头顶阳光，在风雨中飘摇，拼命地集聚着所有的水分，就为了能够抓住一切生长的机会，让这个世界看上去美貌一些。一切生命力在草根，一切英雄都出在民间。

2008年到2010年，我写了大约30棵这样的青草，先是在《北京青年报》上逐月陆续刊发，后来结为一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取名叫《教你如何做环保——中国民间环保传奇》。2010年3月之后，我又陆续写了将近20棵青草，还是在《北京青年报》上逐月首发，又准备结为一集，取名叫《别给环保一点机会——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麻烦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了解他们，这一次，我在每篇故事之后，都追加了一篇短文。这些小文章或者是由我所写的这些青草自己写就，或者是其他人的辅佐之作。其目的，就是想让看到这些青草的人，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它们身体里奔流

的血液，它们血液里融化的思想，它们思想所转化出来的行动，它们的行动所带来的美化、进化、暖化和良化。

我只愿意以所有笔墨去绘写这些青草，我尽量把它们还原，使它们逼真，把我所收受到的触动、激发、美好如实地传递下去。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这样忠实地写。只为了更好地记录它们的存在，只为了想表白一表白，当人们摆脱成为大树的虚妄，都把自己当成一棵草时，这个世界可能还有希望。至于何时会再结为一集，至于结成的集子会取什么样的名号，我现在不得而知。就像我不知道，要描述的下一丛青草是谁一样——我永远只知道，我写的这些青草，属于哪一片生态群落。

（2012.02.11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代前言一】

悼念梁从诚，悼念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2010年10月28日下午，在悄无声息之中，自然之友创始人之一梁从诚先生在医院里寂然病逝。

消息传得很快又传得很慢，知道的人为之悲伤不已，不知道的人仍旧不知道。

梁从诚先生的这一生，是追求“知识分子公共化”的一生；尤其是在1994年之后，他的整个生命，都在为阻止环境苦难的续发而倾尽其心力和血泪，他的整个生命，都在给更多的知识分子作出表率，希望“身负知识权力”的人，能够成为公众信任的人，能够成为替公众请命之人，能够成为为公众献身之人。

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敏感的，都能够感知社会的苦难；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锐利的，都能接通自然的苦难。发现这些苦难，并把苦难的真相散播于众，进而让有心为之的人，能够“起而行之”，为缓解苦难、阻止苦难、追求美好而赴汤蹈火，是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责任。

知识分子可能不是最早感知到苦难的人，知识分子应当是最为苦难所震动的人。知识分子可能不是最有力量的人，但他们的灵魂一定是备受苦难煎熬的人。率先发现苦难的人，要率先承担苦难；一有机会就感知苦难的人，永远不能拒绝苦难。

1994年，应当说，是在1993年，甚至可以推得更早些，这一段时间，当梁

从诚先生与其他几位知识分子，一起创办中国最早的富有活力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的环保愿望得到了极好的寄托。短短的十多年过去，民间环保组织，或者说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经在全社会形成“社会共识”；一小群人的想法成了全社会的共同想法，一两个组织的行动正成为每个角落都在发生的行动。每一个人都相信，保护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身体力行之事。只要你真心实意，愿意把自然的苦难当成自身的苦难，愿意把社会的苦难当成自身的苦难。

据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给长子取名为“从诚”，是希望他能够追随宋代著名建筑师李诚的道路，成为一个公共建筑师。李诚撰写的《营造法式》，在世界建筑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梁从诚先生在北京大学修的是历史专业，说起来，他完全可以封闭在历史学家小圈子里成为“区域知识分子”。

然而，知识分子无论身上挟带着什么样的知识和见解，知识分子无论头脑里装载着多少的思想灵光的品德良知，如果其无法在社会出现危难和需求的时候，替自然请命，为公众代言，成为社会进步最积极的倡导者和践行者，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能称之为“自私知识分子”，他们早晚在北京植物园的“梁氏墓园”里，在梁从诚先生的碑前，低下惭愧的头。

同样，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知道为御用、为商用、为己用，无法独立，不关心“他人的血”，就无法成为“民间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一定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象，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一定浑身上下要有草根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梁先生是历史学家，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然而，“自然之友”成立后，他辞掉了公职，他抛弃了各种待遇，甚至可能忘记了自己的“所学专业”，也经常忽略了“全国政协常委”这样的职务。而就是在这时，他慢慢地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升华，从小我走向大我，从大我走向无我。一个人，只有进入无我的状态，他身上的所有思想和智慧，才会得到正向的发挥，才会成为社会苦难的解除器之一。

梁先生的一生，又“薪火续传”其祖父梁启超、其父亲梁思成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主旋律。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我们的时代而生，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奔向社会苦难而去。放眼过去的一百多年，梁氏家族于中国的贡献，全中国少有。放眼过去一百多年，梁氏家族的数代知识分子，总是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能量释放至社会最急需的危苦，暖化冰冷者，活化死寂者，热化悲观者，激化漠视者，转化围观者，度化邪恶者。他们用自己最简单

却又最坚实的生命轨迹，向国人一次次地证解着知识分子的人生方程式。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梁从诫，不在于你是不是知识分子，只要你不被自私隔绝，愿意让自己成为公众的一部分。每一个机构都可以成为“自然之友”，不在于你是不是关注环境保护，只要你不被汹涌的私欲裹挟，你随时可以替“无告的自然”代言。

在没有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满大街游走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公共知识分子。

(2010.10.28)

【代前言二】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自闭症”

好话说得在前头，本文难免会举一些我所亲闻亲历的案例，按照过去我的记者型脾气，是都要指名道姓地排列出来的。近来在民间环保组织的水潭里又泡得深了一些，发现不少同行心理比较脆弱，出于怜香惜玉的本能，把身上阴柔之气也激发出来了那么一点。本文中所有的环保组织，一律以“某某某”敏感词指代，涉及的人物，也只以某先生来借代。希望不会由此引起大家的猜测之心，我所做的一切，都希望是好人好事。

话说自闭症这个东西，是人类中某些算得上不幸的人，患上的疑难杂症。得的人倒不一定是不会说话，甚至很可能很爱说话，只是他的所言所行，都被一个强大的自我牢牢控制，无能与社会展开生动的交流。这样，其他的人看来，就非常难以交接，于是就只好任其孤独地过下去。这样的日子对于生命个体是不是幸福，不敢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作为社会机体一细胞的民间环保组织，也得上了此症，那么其存在的意义，就值得“公众党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了。

第一病征：不敢直面现实苦难

环保组织自闭症的第一条病征，是不敢接应时代的环保苦难。按照国家编制的“三定标准”，民间环保组织存在的意义，应当就是积极地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去察觉环境的痛苦，去揭示环境的真相，挑头去和不友好的环境行为作斗争。然而我们的环保组织有些“伪娘”的风采，无论环保老青年还是环保新达人，你进入他们的办公室，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对中国的现实环境问题并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中国在发生什么事，他们谈论的是十年前的事情，他们引用的是外国某个人的说法，他们推举出来的“成就”，多半是“公众教育”。而公众教育这个东西，其实是最要不得的，公众教育意味着环保组织把责任推给公众，公众教育意味着环保组织比政府部门还擅长寻找“无法评估的目标群体”来形容自身的丰功伟绩。

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生态环境一直在遭受着花样百出的污染和伤害，中国公众一直在遭受着方法恒定的环境权利的剥夺。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发生着无数这样的伤天害理的事件。环保组织最应当做的事情，就是与这些受害的公众和环境受难区域站在一起，让不敢斗争者起来斗争，让缺乏能量的开始生长能量，让无望者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然而，我们的环保组织眼睛蒙得比政府官员还快，对环境现场躲得比专家学者还远，遇上来信来访公众拒绝起来比各地上访办还要坚决；而于庙堂沙龙上高谈阔论起来则比哲学家还要高明，躲在被窝里抒起情来比诗人骚客还要猛烈，在家庭聚会上表演起来比演技高手还要动人。

敢于应对现实环境苦难是使环保组织磨得锐利的最基本磨刀石。如果说环保组织是一块铁，那么只有在这样的石头上不停地“磨损”自己，才可能从顽铁变成尖针。环保组织其实就该做成一根针，所需的铁不多，所需要的磨针功却很多，体量不大，但总能刺痛社会的神经，总能让为非作歹者身怀惧意和敬意，总能够灵巧地挥针引线，绣出无数的美好图案。

第二病征：无能接应社会资源

环保组织的第二条病征，就是即使偶尔感知了某个案例，也缺乏应对的谋略和勇气，更没有与社会资源合作抗争的智慧，好像一个关在自家屋子里喃喃自语的人。上了战场还在那抒情，被扔进粪坑了还在那讨论香臭，苦难的高压已经接通却想要拼命绝缘，这是很多环保组织从业者的常规表现方式。

即使接应了也是采用“责任转移”的方式去工作，把困难顺手推给更加无力的

人。中国环保组织有一个天生的本事，就是“找容易的下手”，把天生的环保主义者当成自己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把老弱病残幼当成“公众教育”的主流对象。如果我们把环保组织当成一个学校的话，环保组织最应当招收的对象，应当是对环境不闻不问的人，应当是对环境施虐作恶的人，而不是已经想要为环境做些好事的人。先天的环保主义者应当是环保组织的同盟军，大家一起扛枪上战场，而不是大家坐在一起，热烈地翻炒小圈子的共识。环保组织既缺乏商人那种“影响陌生人”，尤其是“把货卖给最顽固的陌生人”的商家本能；也缺乏传教士那种度化、感化、转化“最邪恶者”的道德毅力。其实这是一种躲避战术，与我们的官员、学者、媒体对社会苦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闻而不感、感而不动、动而不攻坚，同出一轳。

社会其实有无数的能量等待环保组织的激发。但激发这个事情，是有必然条件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环保组织得表现出足够大的激发力和可信力。炸弹要爆炸，得先有人把炸弹粉末堆积在一起，最好是装在坚硬的金属体内，这样，一旦点燃导火索，才有比较集中的爆破当量。如果环保组织连当导火索的才能都没有，那么至少要当一下火柴吧？不愿意先把自己点燃的火柴，怎么可能引燃柴堆？而点燃柴堆的目的，不是为了放火烧山，也不是为了取暖，而是为了融化这世界的冰块。诅咒冰块冰冷、诅咒公众不理解不参与，是环保组织最不能发出的呻吟，而几乎所有的环保组织，无论有病无病，都在这样念经般地呻吟着。

有一家环保组织，从某个大款那得100万元资金，可以随便花用，然而这笔钱到手好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如何花出去；从其他机构申请到的好几个项目，账号上的钱也迟迟不得动弹；有资助单位前来谈判，也是一味地拒绝了事；有合作单位想来协作，也是拿有色眼镜拼命地打量人家，总是怀疑人家动机不纯。它的“专家系统”十年前是这么几个人，十年之后还是这么几个人。而产生这一切现象的原因，是环保组织本身缺乏接应、消化社会资源的巨大库容量和消纳力。究其原因，是这样的环保组织虚伪性很强，其存在的状态根本不是为了改善中国环境而努力，员工每天上班下班，与行尸走肉没有什么不同。

第三病征：阉割员工能量

环保组织自闭症的第三大病征，就是压抑机构的能量。压抑其实是另外一种盘剥方式，这种方式比黑心工厂压榨员工其实更加杀人不见血。很多环保组织是缺乏激情的，员工年纪轻轻但看上去满脸倦容，员工年纪轻轻但看上去满怀畏惧，员工年纪轻轻但好像已经开始养老，员工年纪轻轻但已经血性全失，员工年

纪轻轻就已经学会了推卸责任。

有一家环保组织，自诩现在有了二三百万元的“余款”，有一阵子还为何把这些烦恼钱花出去而犯愁，甚至生起了投资创办企业的想法。其实你细一追究，这些钱是十多年来通过压低员工工资的非所得。公益组织或者说环保组织的员工是最应当得到高薪的，且不说他们做的事在当今中国是如何地重要，就从收入的来源可能性分析，他们比起官员、学者、企业员工、自由人士，获取收益的来源都窄得不能再窄，只有工资这条孱弱的小径，如果工资都给得不是足够高，那么员工必然遭受打击，其才能的发挥必然迅速衰减，日积月累，群体效应一旦产生，那么这个环保组织就很难有环保组织天然具备的血气和雄性。

又有一家环保组织，领导人其实是借着环保到处旅游的“自私游客”，其成立机构的目的细细剥落下去，会发现不过是成立为其更好服务的旅游家庭服务器而已。这样的环保组织把员工不是当成仆人，就是当成秘书；不是帮助接客，就是帮助送行、搬运、传话、收发。在这样的组织里，员工长期得不到独立主持环保项目的训练，员工累死累活只是为了“协助”领导人完成伟大光荣正确的环球旅游任务。员工在恍惚间，经常怀疑自己到底活在哪个频道。

环保组织最重要的能力是花钱能力，它是替社会把有心关注环保的能量、资金增持和运营到公众环境利益最需要的地方。在这样调度变频化解的过程中，环保组织员工的能力是最为重要的中继站和生长点。如果环保组织不释放员工的能量，想要“进补”领导人的能量，也不过是痴人说梦。环保组织内部当是一团具备相当激活活性的发酵菌群，它们一旦从机构派出，就要具有强大的增值、繁衍的才华。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应当每天都能够感知到痛苦。痛苦是一个人向良善前行的第一动力。当前环境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环境灾难在每一个角落发生。环保组织在当前应是在积极痛苦之后，勇于救死扶伤，是表里一致、手法娴熟的前线医疗队，是遇战即能打、遇堡垒就敢攻的青年战斗团体。它不是一个吟诗作画的退休干部活动中心，不是自我修行的闭关基地，更不是员工协助“理事”狂欢的仆人集中营。我们有些环保组织，应当改名为文人笔会合作所；我们有些环保组织，应当换抬头为富商服务部；我们有些环保组织，可能更应当确认为培训咨询公司；我们有些环保组织，不如改名叫环球私家旅游公司；我们有些环保组织，应当改性为食品加工厂；我们有些环保组织，不妨尝试放一下高利贷以把账号上的钱适当地消耗完，免得让社会质疑其花钱能力；我们有些环保组织，不妨干脆明白地公示：其实我不想做也没有能力做中国的环境保护。

(2010.10.17)



苗玉坤：“中国第一男人”的治沙故事

【苗玉坤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尔灯，已经坚持与风沙“合作”了十二年。他总结这十二年，用了一个词——“失败”。

中国所有的民间环保人士，身上都有一个特点，叫“超越”。超越如果分起来，大体可以分为被动超越和主动超越——你是被迫的，你就是被动超越，你是主动出手的，你就是主动超越；又可以分为顺流超越和逆流超越，你是在本职工作内顺流而下，那么你就是顺流超越，如果你抛弃原来的生活轨迹，不管不顾地逆向起跳，那么你就是逆流超越。

苗玉坤是主动的，他主动离开辽宁盘锦，主动提前退休，来到科尔沁沙地，想要以一己之力，尝试公众参与治沙的可能。苗玉坤显然又是逆流的，他离开了自己的生活，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了原有的风土，来到了社会环境陌生、自然环境也陌生的地方，靠仅有的一点积蓄，靠仅有的一腔热情，做了一项时刻可能濒临失败的事业。】

现在，12年过去了，我没有离开的意思，我相信我还会坚持下去，而且，方法，会有所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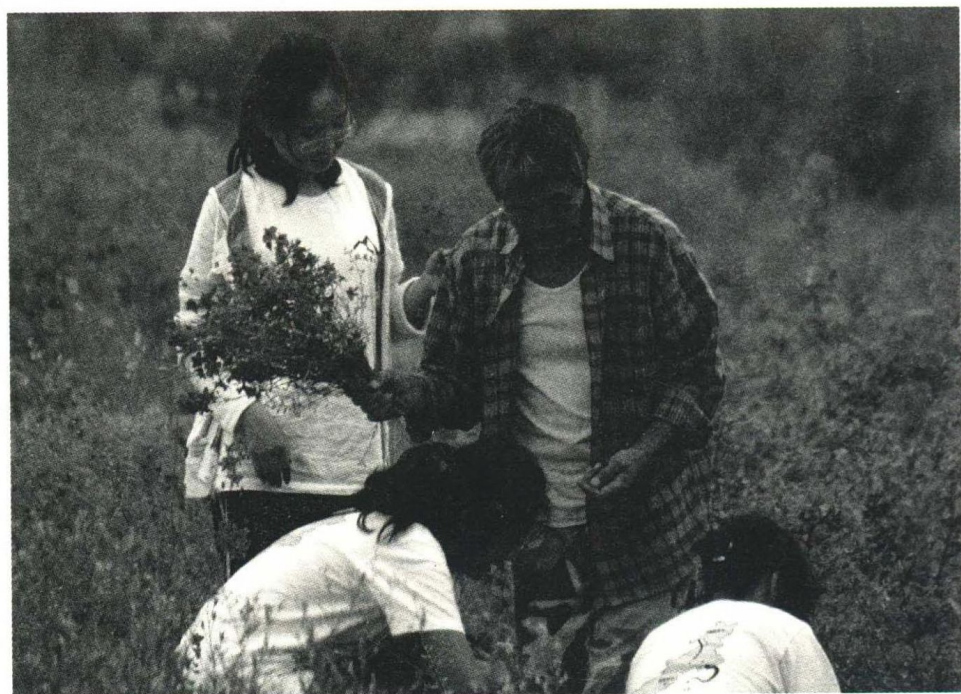
2010年的春天，苗玉坤“老人”静静地坐在他的房子里，等待风沙的到来。

他这样等待风沙，已经10多年。他称呼自己为“老人”，已经有好几年。很少有人知道他爱人的名字，她似乎也不想让人知道她的名字。他与她总是坚守在一起的“老伴”。她在隔壁的屋子里，看电视。电视只有几个台，但总有一个台在播连续剧，或者在播有戏剧性的故事，因此打发时光不成问题。

说起来苗玉坤并不安静，他的屋子很小，一张可供他随时休息的单人床之外，是一张桌子，桌上架着一台电脑。电脑一直开着，桌上放着两个必备物品，一个麦克，一副音箱。

“我在排麦呢。我一会儿给大家唱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很多人等着我唱呢。他们老在那问我，国学海盗船长，你这几天怎么不出声了啊”，他说。

电脑里传出来的声音，似乎都非常专业。一个人刚刚唱完一首《我爱我的祖



苗玉坤